

郑板桥于清乾隆七年(1742)来山东当知县,范县(今属河南)5年,潍县7年。其间多次到济南,诗文中有过记述。

乾隆十二年(1747)秋,郑板桥从潍县临时调至济南任乡试分房阅卷考官。中秋节之夜,朝廷派来的主考官德保,在大明湖南岸的试院宴请郑板桥诸同事,席间赠诗于郑。郑板桥还敬一首《济南试院奉和官詹德大主师枉赠之作》:“锁院西风画角清,淡云疏雁济南城。桂花不用月中折,奎阁俨如天上升。模范已看金在铸,洗磨终愧玉无成。饶他鹊华青青色,还让先生泰岱横。”

官詹即詹事府詹事或少詹事。德保时任侍讲学士兼詹事府少詹事,故称“官詹”。主师即寺院的住持,此处指德保为山东乡试主考官。锁院即试院,考试期间需封锁院门,以防作弊,故有此称。鹊华即济南北郊著名的鹊山和华山。后四句诗的意思是,主考官正以师道铸造选拔人才,而我惭愧虽中进士却未成大器;尽管今日济南的文人学子如青青鹊华蔚然可观,但先生更似巍巍泰山横亘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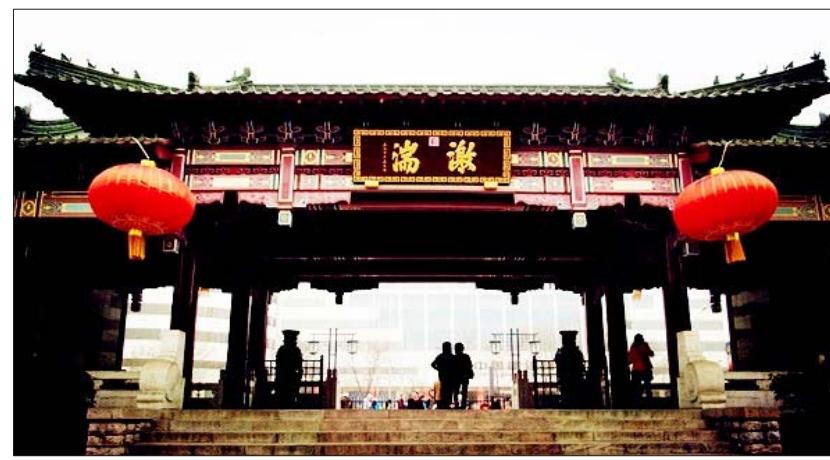
这年德保仅29岁,郑板桥已55岁。郑板桥是乾隆元年(1736)进士,比德保也早一年。郑板桥以狂达自放著称于世,此诗竟以自贬来吹捧德保,令后人不免感到些许卑微之态。

提到济南试院的诗,郑板桥还有一首《和学使者于殿元枉赠之作》,亦写于此次乡试期间,“山东锁院自清凉,湖水湖云入槛长。剪取吾家书带草,为君结束锦诗囊。”于殿元即乾隆二年状元于敏中,时任山东提督学政(亦称督学使者)。

仍是这次在济南试院,郑板桥写了一篇《板桥偶记》,文章并无题目,因落款为“乾隆十二年,岁在丁卯,济南锁院板桥居士偶记”而得此名。全文共820字,墨迹至今保存完整,卷长158厘米,现藏上海博物馆,书法史上习称《行书扬州杂记卷》。该文主要记述了他与侧室饶氏的爱情故事,生动曲折,颇富传奇色彩。不过现代研究者多认为,这故事应是为了掩饰饶氏的真实身世而编造的美丽的谎言。

郑板桥与山东胶州人、画家高凤翰是挚友。他曾在高的《荷花芦苇图》上题诗:“济南城外百池塘,荷叶荷花菱藕香。更有苇竿堪作钓,画工点染入沧浪。”郑板桥另一首涉及济南的题画诗,则是题在自己的作品上。有一次晋省,正逢浙江会稽人陶四达偕新妇作客济南,郑板桥赠以《芳兰灵芝图》并题诗一首表示祝贺,“芳兰才向盆中植,便有灵芝地上生。寄语青阳司节候,好春先送济南城。”

除了赠人题画,郑板桥歌咏济南风物的诗大概仅有这么一首。据山东嘉祥



明府城史话

## 郑板桥与济南

□周长风

人曾衍东成书于乾隆六十年(1795)的《小豆棚》记载:郑板桥在潍县时一次因公来到省城。上司们对他十分器重,设宴趵突泉上,三巡过后,请他对景赋诗。郑板桥应作道:“原原有本岂徒然,静里观澜感逝川。流到海边浑是卤,更谁人辨识清泉。”诗成满座拂然不悦,都认为他是故意嘲讽上台清浊不分。后来,郑板桥以贪婪等罪名被革职,这首诗大概也是祸因之一。《小豆棚》乃是一部笔记杂录,所述多为野史闲话,不可坐实。

这首诗也丝毫没写趵突泉的特色,只管项庄舞剑,借题发挥。那么还有一首《平阴道上》,平阴当时属泰安府,今归济南市,勉强可算专写济南风物的,“关河夜雨,车马晨征。萧萧日出,荡荡波平。山城树碧,古戍花明。云随马足,风送车声。渔者以渔,耕者以耕。高原妇馌,墟落鸡鸣。帝王之业,野人之情。”平阴位于范县与济南之间,这首四言诗是郑板桥从范县到济南,路经平阴时写下的,清新欢快,充满田园气息。

1934年出版由罗腾霄编著的《济南大观》,第八章“官楼阁亭台”写道:“曲水亭,在城内后宰门百花桥南,仅屋三间,内设茶座、围棋供人消遣,为济南有名围棋

社。旧有一联云:三椽茅屋,两道小桥;几株垂杨,一湾流水。此联为郑板桥所书,今失考。”

此说流传甚广,或有济南人喜爱郑板桥的因素在。其实这副对联有违撰联规则,文辞亦不甚讲究,它的正确版本见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陈德征亲见后所作的《游济南曲水亭记》,“两道小桥,一湾流水;数椽茅屋,几树绿杨”,并未写何人所作。至1934年,对联原物已失,且距郑板桥离开山东已经180年了,因此《济南大观》所述完全是不懂对联之人的道听途说。由于联语的著作权不明其主,挂在郑板桥名下,作他与济南缘分的谈资亦无可,但不宜当真。

谈到郑板桥与济南的关系,有一个人必须提及,他就是历城人朱文震。朱文震字青雷,号去羨,先为高凤翰门生,后师事郑板桥,诗词书画皆能,以画山水见长,篆刻尤工。曾衍东《小豆棚》说:“郑有印章数十方……皆别致,大半吾乡朱文震所刻。”这话有些过头,但是朱文震为其师刻过许多印章倒是不假,像“郑为东道主”“私心有所不尽鄙陋”“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二十年前旧板桥”等,很为郑板桥所喜用。对朱文震的篆刻,郑板桥晚年曾赞道:“刻印之妙,古不乖时,健而能软,使南阜(高凤翰号)再生,凤冈(清代著名画家、篆刻家高翔字)复作,当敛衽而避。”

郑板桥挂冠回乡后,朱文震曾追随其师客寓扬州。乾隆二十一年(1756)二月三日,郑板桥邀请七位友人欢饮竹西亭,午后朱文震至,遂为九人会。郑板桥欣然画九畹兰花以纪其盛,并题诗一首:“天上文星与酒星,一时欢聚竹西亭。何劳芍药夸金带,自是千秋九畹青。”

今天,当我们欣赏郑板桥书画时,别忘了上面钤盖的那些文辞精妙、刀法上佳的印章,有的乃是吾乡人与郑板桥艺术合作的遗珍。

【泉城忆旧】

## 开着坦克进济南

□韦钦国

70年前,大爷爷参加了济南战役,其身份竟然是当时颇为少见的坦克兵。

大爷爷生前曾回忆,济南战役虽然是9月开打,但当年7月党中央毛主席就有了打济南的计划。当时山东省内的大城市除了济南、青岛,其它城市都解放了。济南是省会与交通要道,连接华北华东,战略位置重要。济南守军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下辖兵力10万人,另有徐州17万机动兵力待命支援,王耀武曾公开宣称,“济南城防,固若金汤,是攻不破的堡垒。”一旦攻下济南,将对军队士气、对整个解放战争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这一仗是一定要打而且要打赢,大爷爷所属的华东野战军也接到了打济南的命令。

坦克哪里来的呢?

1947年1月鲁南战役过程中,山东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缴获了24辆坦克(美制18辆,日式6辆),负责接收这批坦克的是华东军政大学炮兵大队第三支队指导员赵之一。缴获坦克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赵之一却高兴不起来,原因是他的部下没有一个人会开坦克,眼看着硕大的战利品却开不走,急得他直跺脚。

后来,通过军区后勤部找来了几位懂技术的老兵。大爷爷入伍前曾在机械厂从事过机器维修,入伍后也常参与火炮武器的维修,这次就作为技术人员与其他五位不相熟的战友,在俘虏的帮助下,他们钻进坦克鼓捣半天,竟晃晃悠悠地把几辆坦克开走了。

随后就以这6辆坦克为基础组成了坦克队。因为缺少油料,大爷爷他们只能跟着懂技术的俘虏进行基本的训练。坦克队参与的首场战斗便是9月16日午夜攻打济南外围的王舍人。

王舍人是当时国民党历城县政府驻地,有圩子沟等三层防护,非常坚固,只有拿下它才能打入济南城。不料,在战斗中坦克队与渤海纵军配合生疏,后来只好退出了战斗,可谓出师不利。直到9月21日打国民党保安第六旅(此时王舍人国民党守军已被全歼)时才真正发挥作用。

国民党保安第六旅固守在老济南霸王桥一带(今和平路诚基中心附近),解放军参与战斗的队伍是73团,当时双方互有胜负。华东野战军9纵司令员聂凤智认为战斗推进太慢,命令将坦克队调来配合73团。大爷爷回忆,73团团长张慕韩为此专门召开了由步兵、炮兵、坦克兵协同作战的专题会议,商量协同作战的事宜。他要求1营营长抓住坦克攻击的间隙攻占永固门,并保证坦克的安全——当时参战的仅有两辆美式坦克。

当大爷爷驾驶着其中的一辆坦克出现在永固门外时,国民党守军竟有点摸不着头脑——解放军什么时候有坦克了?当坦克开到跟前,他们看到坦克上尚没有来及得涂去的国民党标志时,竟然喊起来“别打了,别打了,保六旅的,自己人,自己人。”不喊还好,这一喊就暴露了目标。一听是保六旅的,打的不就是你嘛!坦克对着地堡猛轰了一阵,很快就扫清了永固门外的地堡群。

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基本扫清了外围敌军,22日晚19时开始总攻外城。这时另外两辆坦克也参与了进来,4辆坦克成弧形奔向永固门外的守军。

在榴弹炮的配合下,坦克队将城门左侧炸开了一道6米宽的豁口,后续部队借此突破了济南外城的永固门。保六旅旅长徐振中直到被俘都不明白解放军何来的坦克,他说,“那天,你们的坦克群迫近来,我整个旅秩序大乱,无法指挥……”

大爷爷说,外城墙高七八米,厚四五米,根本打不透,但经过英勇奋战,还是在23日全歼守敌。23日下午6时,解放军从东南、西南等多个方位对内城发起总攻,当时东南也就是现在的解放阁一带最先被攻破,次日解放济南全城,活捉了化装逃跑的王耀武。

值得一提的是,24日济南战役结束时,华东野战军又缴获了国民党军队16辆日式坦克,4辆美式坦克,坦克部队实力大增,有些参加了后来的三大战役,为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贡献。

## 【城市微旅】

□孙葆元

有诗朋约我赴九如山登高赏秋,欣然应赴。车往东往南疾驰,高楼如林,车穿行在林间,一路打碎着我对南部山区的印象。不出自家的藩篱不知城市化进程是个啥模样,只要往外走几步,就知道城市大得没有边际,乡村渐渐地融入城市中。

我在学生时代曾经到南部山区参加农业劳动,一年两次,夏收麦,秋收薯,都是很劳累的农活。清晨即从学校出发,背着行李卷走进无垠的田野,田野的尽头是山脉,山不高,但是绵延不绝,队伍在山路上穿行,开始还觉得新鲜,翻过几个山头,那山就成了一个模样,一座座横亘在眼前,始知行路难。行路之难不在于路的漫长与危艰,而在于永远也走不出希望。我们去劳动,不是去挣取薪酬,相反,每人每天要向生产队交两角钱菜金和一斤粮票。劳动一个星期,要交六斤粮票、一块二角钱。这对任何家庭都是沉重的负担,一则粮票金贵,二则一块二角钱对有些贫困家庭的同学是全家一天的生活费。劳动却要付出费用,费用近乎奢侈。对于生产队这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除了卖粮,他们没有任何现金收入,山区粮食收成低,留下口粮,出售的粮食有限,能盈余多少钱?粮票对于他们更是稀罕之物,粮票是城里人生活的专利,农村人无缘获得。粮票与现金捆绑到一起可以买糕点等粮食制品。农村人既缺现金更无粮票,所有的糕点之类都拒他们于命运之外。种粮食的人吃不到粮食制品。当时在两种人群之间是羡慕与

## 九如山秋韵

被羡慕,优越与卑贱,今天想来,令人唏嘘!劳动之劳不可怕,怕的是没有东西吃,我们劳动之余,三餐吃的是“甜中的苦”,全是地瓜和农家腌制的萝卜。地瓜吃到嘴里是甜的,吃不了几顿,胃里开始泛酸,同学们人人吐酸水,半夜趴在草铺上呕吐。至今我拒绝吃任何红薯食品,甜美的烤地瓜,家人吃得津津有味,我连看都不看,她们不解,问我为什么不吃。她们其实不知道,肚里没有粮,天天顿顿吃地瓜那是怎样一种折磨。那种折磨深深留在生命的基因里,遇则排斥。

我们劳动的那个山村在群山环抱之中,从一个豁口进去,路是石的,墙是石的,院是石的,碾子是石的。一围石墙,架上梁,铺上茅草,就是房。有人说,这山村充满诗意。我说,你是吃饱了,进去走了一遭,就有诗意了。你住进去试试?陶渊明说,“悠然见南山”,你吐一天酸水,恐怕早趴在土炕上,连房山也看不见了!

这是我对南山的印象。然而南山的劳动磨砺了我们的坚忍,把一群城里孩子的性格也变成石。是一辈人在共和国的基座上铺就的基础。

汽车冲出楼的林,驶入山边。开始,山丘稀落,岭也低平。拐了几个弯,山就高起来,拉起了手,并起了肩,波浪般向南天推去。半山间有一座座小楼,极尽想象地去盖,风格别致。楼外停着拖拉机和运输的汽车,堆着收获的玉米、南瓜。这就是当今的农家。一群群的楼舍让居住逼仄的城市

人羡慕不已,再也不见了那石头的世界。弹指间已是半个世纪。

我自知空有悯世之心,没有救世之功。南山人改变着我的印象,从他们拿着我们的粮票进城买了糕点在节日里举行家祭,到他们载着新鲜的蔬菜进城叫卖,他们的运输工具从摩托车变成农用小汽车,又变成厢式小货车。春天里,我曾问一位卖草莓的大嫂,收入几何?那位大嫂风尘仆仆,一身农装沾着些许泥土,她告诉我,十几万!说,你们城里人不行了,下岗的下岗,吃低保的吃低保,哪像我们!话里洋溢着自豪。我见过卖菜的农民呵斥辦人家菜帮的城市人,那一番感叹是前一番感叹的颠倒。什么叫沧桑巨变?沧桑巨变在我们不知不觉间,就在我们眼前。都说勤劳致富。我们民族五千年,何年不勤劳?可是我们没有普遍富足。现在我们富起来,我想是国家的政策。走进南山,从入山的第一步起,我读懂了改革政策的功勋。

九如山原来就是我曾劳动过的山,那是农家的山。现在栈道环绕,瀑布直挂云霄。秋深了,枫叶几片点缀着碧蓝的天空,柿子挂在梢头格外夺目。我们在山的栈道上拾级攀登,遂问同行的诗友:何为九如?朋友们一时语塞,于是我们就凑起来:一当世事如意,二当素志如愿,三当信念如铁,四当激情如瀑,五当行止如矩,六当养气如虹,七当敬友如宾,八当担当如山,九当人生如歌。九如确立,顿时心情大爽。九如至尊。